

## 大美涠洲

■ 廖德全

涠洲去过多次。来来往往，反反复复，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总想写点什么，有时甚至是强烈地想，但就下不了笔。实在是心存忐忑，担心笔力不逮，对不起涠洲啊！

这次不同，由市作协主席邱灼明先生组队，把北海的一帮子作家拉上岛，我也算一个，且布下任务：大家都得写。海鲜吃了，杯也碰了，牛也吹了，总得有个交差吧。于是，就有了这篇文章。

### (一)

从一般概念上说，涠洲即涠洲岛。只不过，有时候说涠洲，还包括了离它不远的斜阳岛及周边海域。在行政体制上，涠洲是一个建制镇，斜阳岛属其管辖。而斜阳岛与涠洲岛隔海相望，交通不便，登岛不易，且只有1平方多公里的面积，有100多岛民居住，人们所说的涠洲，一般也就指涠洲本岛了。

涠洲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，10多万年前由海底火山喷发堆凝而成。火山喷发堆积物和珊瑚沉积融为一体，形成了奇特的海蚀、海积地貌。从高空鸟瞰，南部高峻奇险，而北部则开阔平缓，四周烟波浩渺，岛上植被茂密，就像一枚硕大的弓形翡翠，漂浮在大海之上。这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年平均气温23℃，雨量充沛。这也是涠洲作为没有大陆水源补给的海外孤岛，得以自我存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2005年10月，由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主办，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“中国最美的地方”评选活动，评选出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，涠洲岛位列第二，排位第一的是西沙群岛，但尚未开发旅游，那么涠洲岛就是旅游目的地第一美岛了。2010年1月国家旅游局发出公告，涠洲岛鳄鱼山景区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
其后几年，涠洲岛旅游迅速升温。据说，现在每天上岛游客已达3000多人，如果是长假黄金周，更是摩肩接踵、人满为患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地方，特别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处女地，要成为旅游热点，为游客所心仪，得有一个过程，要宣传，要推介，要招徕，甚至采用各种手段去张扬拉客。涠洲天生丽质，一经媒体点破，再有官方介入，这个过程就短多了。中国人，有的是一哄而起的大本事。名副其实的神奇涠洲，在各方的热捧之中成为旅游胜地，实在也是情理之中。

我却有点担心，涠洲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每天接待数千人，这可是一个面积26平方公里、人口1.6万孤岛的难以承受之重啊！至今，岛上也多是些档次低下、设施落后的小酒店，接待能力较差。倒是散落在各处山坡海边的“农家乐”，收容了不少匆匆的脚步。孤岛更有致命之伤：水、电自备不足，大陆输送又困难重重，每年的台风季节，大风起兮浪滔天，开不了船，靠不了岸，如何是好？

在轮船的摇晃中，我就在想：涠洲，你大美大雅，魅力四射，却又是那样的鲜活稚嫩、娇脆易折，轻易地就会被蹂躏、被糟蹋、被过度旅游开发，那就可惜了！要坚持住你美丽的矜持和冷峻的高傲，对游客、造访者，哪怕是激情燃烧的投资开发商，也要有所选择、有所保留，勇于拒绝。不一定要当大家闺秀，但至少要做个小家碧玉，千万扮不得当街妓女噢。

## (二)

上涠洲岛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，我首推火山口。

火山口，也即火山喷发的烈焰之口，是涠洲岛的起点、生命的源头。地处涠洲岛的西南边，“鳄鱼山”脚下，是岛上最主要的景区之一，游客必到之处。

临近火山口的路边台地上，建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主标志广场，立有一个十多米高的标志性建筑物，外表以火山石粉浆喷塑，状如一座巨大的火山石，突显了火山特点。站在小广场来张小照做纪念，是常人之举。

往前走不远，有一个火山地质博物馆。博物馆不大，为一幢圆形的建筑物，相对于涠洲火山而言，还算是宽敞的。橱柜里摆放一些火山遗物，有火山石、火山蛋，以及珊瑚化石、各式贝类化石，等等。还有一个环形小放映厅，不时播放一段火山爆发的电视短片，让来人先有点对火山的感性认识，来点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。这里我来过多次，已提不起兴趣，震撼不起来了。既然上了岛，全岛即为火山，满山都是火山遗物，哪怕是昨夜才盛开的烂漫山花，也因了这火山，才孕育出了生命与灵魂，这些都是了解火山的真实所在。当然，有这么一个馆，有一些摆设，作为科普教育，让人了解一点火山爆发的知识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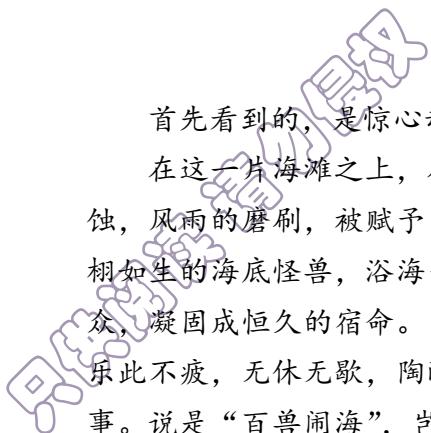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的火山口，已被辟为国家地质公园。当然，整个涠洲岛就是一个大公园，这里不过是一个园中之园罢了。从鳄鱼山下到火山口，是一段很陡的崖坡，原来危崖陡峭，上上下下要攀藤附葛，艰难多多。前些年修了木栈道，铺陈于茂林修竹之中，顺坡就崖，蜿蜒有致，方便多了。

火山口其实就一大片火山熔岩及岩石嵯峨的海滩。当你七拐八拐、一蹦三跳地来到火山口，随处都可以看见火山喷发的遗迹，会情不自禁地回到十多万年前爆发的那场海天之搏的壮烈情景中。

你看，那一层铺压一层的熔岩，早已累叠成参差的悬崖。悬崖之上，挂满了藤蔓杂草，疯长着枝丫斜横的相思树，不知名的这树那树，一蓬二蔸的翠竹，还有簇簇串串的仙人掌，也不知根着何处，无论是石是土，只要有所黏附，就会极其顽强而热烈地伸展，上面缀着一朵又一朵的金黄色小花，间或还有诱人的紫红仙人果，生机盎然，蓬蓬勃勃。即便如此，仍依稀可见当年壮烈之光景。现在，熔岩已不再浩荡奔涌，已不再烈焰腾空，但作为当年的火山岩浆，却仍然是一浪拥着一浪，一团叠着一团，镶嵌着一颗又一颗的火山弹，隐隐透着一种灼人的黯红，像是余烬尚燃，熠熠有焰。其时的火山口，不，当年的火山，一定是山呼海啸，天崩地裂。海天之间，岩浆滚滚，海浪滔滔。岩浆烧红了海水，海水吞没了岩浆；而数不清的火山弹——当初应该是一块块坚石，或者其他什么珍稀矿石，为岩浆所喷射，一颗接着一颗，一颗追着一颗，炮弹雨林似的从海底深处呼啸而出，铺天盖地，直射苍穹。也不知持续了多久，一天，两天？一年，两年？不得而知。人们所知道的是，到最后，奇观落幕，奇迹出现，茫茫大海让出一个位置，熊熊烈焰渐次熄灭，岩浆浴海而成山，涠洲岛拔海而起，巍巍然屹立于海天之中。至此，你不得不有所感慨：压之愈深而喷之愈烈，孕之愈久而成之愈坚啊！火山如此，于人于事其有外乎？

## (三)

鳄鱼山下，从火山口往西，铺设了一条长长的火山景观长廊。踏上乌黑坚实的老船木，相约慢慢往前走，不多几步就会进入一个火山的童话世界。



首先看到的，是惊心动魄的“百兽闹海”。

在这一片海滩之上，在海水一浪一浪的簇拥间，昔日的火山石，由于烈焰的冶炼，海潮的侵蚀，风雨的磨刷，被赋予了神奇的形态和生命，于是就有了这一方“百兽闹海”的波澜壮阔。栩栩如生的海底怪兽，浴海而来，浩荡而聚，就在这里，或立或卧，或动或静，或大或小，或寡或众，凝固成恒久的宿命。以蓝天作背景，以浅滩作舞台，以海涛作和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乐此不疲，无休无歇，陶醉在各自的角色里，千姿百态，妙趣横生，忘情地演绎涠洲岛的久远故事。说是“百兽闹海”，岂止“百兽”？星罗棋布，盈海盈滩，数不清，理还乱。有此“百兽”，这一方海域不再寂寞，而热闹非凡。

再往前走，“百兽”悄然逊位，只见一尊又一尊巨大的火山石，傲然而立，器宇非凡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走到这里，一定会想到一个成语：“海枯石烂”。是的，“海枯石烂”！据说，常常有一对一对的年轻人，到这里拍婚照、留倩影，流连忘返。其意思再浅显不过：海可枯，石可烂，此情永不变。海不会枯，石不会烂，那么他们的爱情、婚姻也就似海之深、似石之坚而永存了。婚姻，人生之大事矣！以海浴磐石作倚靠，立此存照，不仅是人生又一开端的良好祝愿、千万祈盼，也留下了人生的美好瞬间、幸福的记忆。大海会祝福他们的。

倒是有一则真人真事，北海路人皆知。说的是几年前的某一天，一位皓皓老者，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，其时已是82岁高龄，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这里。不多不少，女子28岁，数字刚好倒了过来。他们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少，一前一后，亦步亦趋，从鳄鱼山蹒跚而来，顺栈道逐级而下。开始时，多少还有点距离和尴尬，走着走着，82岁的老翁竟主动为28岁的女子拿背包，俩人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搀扶到了一起。400多级台阶，坡陡如壁，年轻人尚是举步费力，老者竟如履平地，轻松得胜似闲庭信步。虽有“岁月不饶人”一说，但我更坚信爱情使人年轻。讲故事的人说，就是到了“海枯石烂”这个地方，双方心中豁然明朗，不由自主地表明心迹。于是，就有了老先生和青春靓女的“情定涠洲岛”，有了这一段真真假假、亦真亦幻的民间佳话。大海作证：是涠洲，使老先生重返青春；是涠洲，成就一段旷世姻缘。

继续往前走，便来到雅雅的月亮湾了。一湾的碧蓝海水，一湾的金色沙滩，一湾的黧黑石块，弯弯的月亮，月亮弯弯，轻易就把游人的脚步留住，把挑剔的目光留住，把躁动的心留住，让人心胸大开，神清气爽。早些年，这浅浅的海滩，有的是小虾、海贝、小螃蟹，轻轻移开石块，就可逮个正着。有了这些小精灵，会有更多的欢乐与笑声。现在来的人多了，小家伙受到了惊吓，已遁回大海，躲进了别的地方，可惜了。用心去找，也还会偶见一二，毕竟少了，不成其趣。我们一群所谓作家，老大不小的，并不在乎这些小玩儿，多几个更好，少了也无所谓，还是兴致勃勃，嘻嘻哈哈，乐不思蜀。

走着，看着，聊着，想着，灼明冷不丁提醒大家，这里的小石块千奇百怪，形态各异，一不小心拣个宝贝也不一定哩。不知是谁的高论，说拣几块回去当镇纸也可以嘛。一时间，大家东觅西寻，不时为自己的新发现而欢呼，一惊二乍，呼朋唤友。灼明好运，他找到了一块巴掌大的，也不知什么石，上面隐隐约约有点纹理，他名之为“老子讲道”，当成了天赐瑰宝，欢天喜地在我面前炫耀。我一看，还真有那么点意思，俨然一幅抽象派的杰作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人世间，天地万物皆有生命，皆有灵魂。哪怕一块顽石，粗劣不堪，如能独具慧眼，心有灵犀，一经点化，

便可化朽为宝，点石成金。这也是人世间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物我奇缘。我无缘于此，游逛半日，空手而归，但捡了个好心情，也值了。

#### (四)

在鳄鱼山下，山海连接处，有个神秘的“贼佬洞”，深不可测，藏宝无数。这一说法，源于一段史实。

清嘉庆年间，有个江洋大盗叫张保仔。他15岁那年，随父出海打鱼，被郑一的“红旗帮”海盗掳去，从此落水成盗。不几年，郑一在一一场台风中落海溺亡，其妻郑一嫂成为红旗帮首领。郑一嫂很欣赏张保仔的性格与才干，“明为主仆，暗为夫妻”，遂授予重权，命他自领一队盗船营生，大本营就设在涠洲岛。这张保仔也非等闲之辈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对部属约法三章：私逃上岸者，初犯割耳，再犯立杀；所得八成归公，二成作奖，私窃公物者立杀；奸淫妇女者立杀。还明确规定：专劫官船、粮船和洋船；凡向百姓购买东西，须加倍付钱，如有强取百姓东西者立即处死。

由于张保仔为盗有方，最终执掌了“红旗帮”。在其治下，“红旗帮”势力越来越大，全盛时期有部属7万之众，大小船只近2000艘，装备精良，不可一世。其横行海上多年，经常在南海海面袭击往来之葡、西、荷、英等国船舰和政府官船，屡屡得手，使之闻风丧胆。后来，困于政府海禁，失之接济，遂被招安，归顺朝廷。张保仔出降时，计有船只270多艘，大炮1200多门，刀、矛等兵器7000多件，部众16000多人；而其积攒多年的金银珠宝，堆积如山，不可胜数，却无人觅得其踪。随着张保仔的郁郁而亡，其所掠宝藏也就成了不解之谜。涠洲岛，张保仔发祥之地，曾经的大本营，孤悬海外，官兵罕至，就有理由被疑为其藏宝之首选地了。“贼佬洞”，莫非真有其事，还深藏着张保仔的天大秘密？据说，前些年还真有人在这一带捡到了不少宝物，沸沸扬扬，煞有其事。

站在“贼佬洞”前，我不思其宝而想其人。张保仔，奇人也。从盗以来，他从一个小马仔做起，直做到一大盗帮之总舵主，劈波斩浪，掠船越货，没点真本事是不行的。他每次行动，总要做些法事，烧香拜神，念念有词，请求“神仙”指路；然而其事先就有约定，那所谓“神仙”不过是他的代言而已，完全按他的意思发出“神旨”。如此装神弄鬼，小喽啰们哪里得知，以为真有神明指路，必胜无疑，因而个个奋勇争先，战无不胜。他的一段降文尤为精彩：“今蚁等生逢盛世，本乃良民。或因结交不慎，而陷入迷途；或因俯仰无资，而充投逆旅；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；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。其始不过三五成群，其后遂至盈千上万。加以年荒岁歉，民不聊生。于是日积月累，愈出愈奇。非劫夺无以谋生，不抗师无以保命……”字斟句酌，文风沛然，合情合理，不卑而亢。强盗逻辑，莫过如此矣。张保仔15岁落草，应该没读什么书，没多少文墨，基本上是在海盗生涯中自学成才，能有如此水平作为，实在也是了不起之事。令人纳闷的是，当时帝国列强船只，可以沧海横行，漠视大清皇朝的威武水师，却对一介海盗不敢侧目，乃至望风而逃；而大清的坚牢海禁，禁得了泱泱大国之军民，却挡不住蛮夷小国的坚船利炮。历史，竟如此的匪夷所思；胜败，竟如此的有悖常理。但使保仔今尚在，万里海疆当如何？“贼佬洞”洞口大开，却说不出半个字来；海水哗哗，喧闹不止，谁又能听懂它的诉说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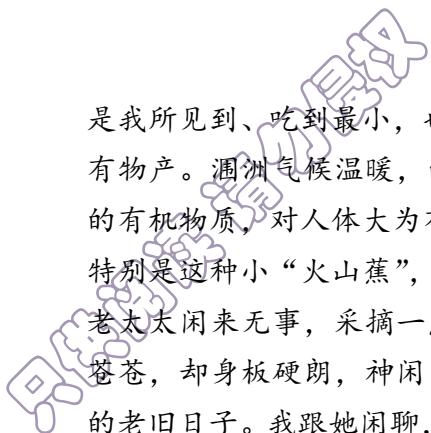
## (五)

如果说火山口地质公园路陡坡长，上上下下的攀爬，略嫌辛苦劳累，那就驱车到石螺口吧。这儿，有平缓的沙滩辽阔的海，徐徐的海风蓝蓝的天，游玩起来轻松多了。石螺口海滩位于涠洲岛的西面，一座小山由南而北缓缓升高，到了岸边戛然悬峭而为崖，状如巨大的石螺，石螺口由此得名。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已是午后。这时的石螺口，游客不少，男女老少，天南地北，蹒跚溜达的，选景拍照的，小坐歇脚的，嬉戏追逐的，各式人等，各有所好，但脸上都写满了轻松愉快，一派祥和安宁。

记得几年前，我陪北京来的一位大首长到这里，海滩上大概也是这样的场景。所不同的是，一大群游客——主要是几位标致出众的女游客，一眼认出了这位领导，因是她们那里的老书记，就大声欢呼起来：“×书记，您好！×书记，您好！”边喊边围拢过来了。那些年做接待工作，紧张得没法对外人说，一切都得按计划进行，一切都得按程序运作，不能有任何的意外，如有任何闪失，那是无法交代的。往往是从接受任务开始，就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状态，直到送别首长的飞机或汽车看不见了，悬着的心才算落地。突遇如此场面，拦又拦不了，躲又不能躲，劝又不好劝，我一时不知所措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、如何应对。还好，首长豁达，从容应对，向人群招招手：“大家好！”随和地迎了过去，与游客握手、照相，气氛融洽，如遇故友。那天的石螺口，景好人好运气好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这次旧地重游，轻松多了。辽阔的海面上，渔帆点点，欲行还泊，远远近近，影影绰绰。几只鸥鸟，不知是在觅食还是急于归巢，在远处翻飞，忽高忽低，时疾时缓，忽而又来个高难度的急转弯，漂亮得让人目眩，为静静的海面画上了一条又一条不规则的弧线，增加了几分生动与活泼。脚下的沙滩，沿着长长的岸线逶迤而去，宽敞而平缓。沙粒细白柔软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像是镏金洒银，耀人眼目；人行走其上，也是身披霞光，耀眼夺目。堤岸之上，五六十年代种下的木麻黄（马尾松）、相思树，早已绿树成荫；绿树丛中，搭有简单的茅草棚，一间两间三四间，方便游客泳后简易冲洗，简陋中略显几分乡村的古朴风流。三五个戴着斗笠的渔妇，在树下不紧不慢地穿梭织网，编织她们的悠悠岁月、她们的大海之梦。红白蓝相间的太阳伞下，是戴着太阳镜躺着梦游的游客，悠然自得，闲适安然。既偷得半日清闲，得乐且乐去吧。

石螺口水清而温净，是上好的潜水基地。岸边，就那小草棚，有人专营此道。如果有兴趣，当然也还得有一点点小胆量，就可到那草棚里换上潜水服，跟着教练三比两划，掌握点基本要领，明白升潜规则，在水下与教练沟通的几个动作，就可以随教练出海了。当你生平第一次潜入数米乃至十数米深的海底，探究神秘的海底世界，与色彩斑斓的活珊瑚来个亲密接触，看游鱼在你身边嬉戏耍滑，给海贝轻轻翻身，会让你的涠洲之旅终生难忘。还有，别忘了在海底拍照，让教练或潜友把你大海深处的英武形象拍下来，那就更牛了。如果不想下海，或者身体不宜下海，也不用勉强，有以玻璃作底的观光船，把人拉到海中，如果运气好，遇上天朗气清、水静波平的好天气，也还是有机会看到千姿百态的海底活珊瑚。不过，比起亲潜海底，得以零距离接触和观赏海底世界，那就差多了。

路边树荫下，有一溜儿小摊在摆卖东西。有泳衣、草帽、墨镜、贝壳、项链、手镯，还有干海货等，零零星星，五花八门。我注意到，有位老太太在卖香蕉，小小的，就盈盈一指粗细。这



是我所见到、吃到最小，也是最为香甜可口的香蕉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火山蕉”，是涠洲岛真正的特有物产。涠洲气候温暖，雨量充沛，盛产香蕉，品种繁多不说，更得益于火山特质，有极为丰富的有机物质，对人体大为有益。但香蕉种植规模不大，价格便宜，基本上不能产生多大经济效益。特别是这种小“火山蕉”，产量很少，卖不起价钱，当地人平常多是爱理不理、爱吃不吃的。只是老太太闲来无事，采摘一点在这里随意摆卖而已。不贵，一元钱就能买一大串。老太太已是白发苍苍，却身板硬朗，神闲气定，泰然有福。看得出来，她也不为钱，只为心情，为打发日复一日的老旧日子。我跟她闲聊，说您老大年纪了，该好好在家享清福了。她说，今年才80岁，还不老，做这点事还不累，上面还有老阿公、老阿婆呢。我很感动，不是出于同情，而是出于敬重甚至敬畏，一时心虔虔的，赶快掏钱买了几大串，大家分而食之。这“火山蕉”，那真叫好。

离开石螺口，走出许远，我还频频回望。一幅绚丽的滨海夕照图，跃然于海天之间，跃然于心，伴我归程，随我入梦。

## (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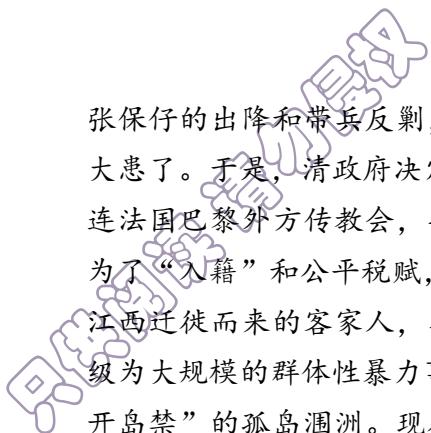
涠洲天主教堂，也是游客必到之处。

教堂者，传教之堂也，始于西方，遍及世界，普通得就像到处都有学校一样，不足为奇。但在涠洲，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外孤岛，人烟不旺，交通不便，百业不兴，建有如此规模的一个教堂，应该有其非凡之处。这里我也来过多次，仰望高高的钟楼及其塔尖，发人幽思，遐想联翩。

清代中晚期，海盗横行，而政府又剿之无力，甚是无奈。虽张保仔之流盗亦有道，有其行规约法，不轻易扰民，但对政府是毫不客气的。能抢就抢，能断就断；海上横行，还上岸掳掠。盗毕竟是盗啊！他总得生存，总有所贪图，不然不抢不夺何以为继，不抢不夺何以为盗？而涠洲，又曾是张保仔的大本营、根据地，按当时政府的说法，涠洲岛“孤悬大海，最易藏奸”。因而，勒行“永远封禁”令。政府自己鞭短难及，无法经营而又不能轻易让位于“奸”，便行此下下之策。同时，还实行严厉海禁，强令“片帆不得入海”，沿海居民一律后撤，在海陆之间清出一块“无人区”，让海匪失却接济，不剿自灭。至于海边渔民，如何转产转业？怎么过日子？政府就管不着了。毕竟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，姑息养盗，必成大患，那还了得？现在的北海，在永安城、冠头岭、地角、高德以及乾江一带，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炮台、雕楼遗址，这便是当年的屯兵之所。这些设施，多数说是为了防范外强入侵，抵御外患，但我觉得，更大的功能应该是“海禁”，是执行“片帆不得入海”之国策、阻止海上往来的震慑机关及其设施。因而，随着政府的“重开岛禁”，这些机关及设施也便不了了之。

涠洲岛虽一介孤岛，但地扼北部湾要冲，隔海与北海、雷州半岛、钦防一线陆域遥遥相望，互为犄角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抗战时期，日本侵略者就把涠洲作为重要战略基地，强行霸占达7年之久，几乎是整个抗战时期，直至其兵败投降，涠洲岛才重回人民手中。而当年大军解放海南岛，作为集结训练基地和总攻始发港之一，这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对于这样一个地方，当然人皆想而得之。而以传达上帝福音为己任的天主教会，时刻都不会忘记其神圣使命，要救赎自己，救赎人类，因而会不遗余力地传教。但碍于中国当时的“海禁”，他们只能望岛兴叹，不得其门而入。

然时过境迁。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张保仔已死去近半个世纪。当年不可一世的海盗，随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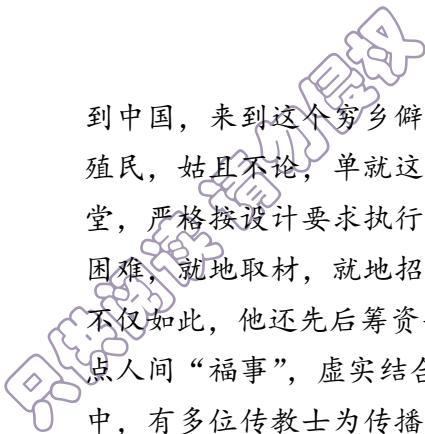


张保仔的出降和带兵反剿，已作鸟兽散，或死或降或逃或藏，尚有几个毛贼，也已不复为海上之大患了。于是，清政府决定“重开岛禁”。这一福音，不只泽于涠洲一岛、过往船只、四周友邻，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，也抓住这一机会，迅速派神父上岛传教。而此其时，在广东梅州一带，为了“入籍”和公平税赋，其实也是为了一己之生存权，爆发了“土客”之争，成千上万从福建、江西迁徙而来的客家人，与世居于此的当地人发生械斗，由于官方劝阻无力，处置不当，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。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为息纷争，一大批客家人被异地安置到了“重开岛禁”的孤岛涠洲。现在岛上的客家人，便是当年被转移安置的客家人的后裔。这批远道而来的客家人，就成了当年涠洲岛的第一批天主教忠实信徒，而涠洲天主教，也得以随岛上客家人的繁衍发展而持续到今天。

有了人，有了被驱赶心怀怨气的社会底层群体，以自救救人为使命的天主教要想叩门而入，就再容易不过了。所以，当那位范神父不远万里、漂洋过海到来之时，也刚刚渡海登岛的客家人，就对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宽容与热情，以他们的方式，欢迎范神父的到来。否则，很难想象，一个外国人，哪怕他有再高的宗教修养，经纶满腹，学富五车，有济世之才，语言不通何以交往？不要说传教、兴建教堂，不被看作外星人、怪物而驱赶，或饿毙海滩，或狼狈出逃，就已是万事大吉了。更何况，客家人的领地，一般都是失而复得，从“出客”到“入主”，远道迁徙而来，付出了多少辛劳血汗，甚至宝贵的生命。就算是一亩三分地，也是根之所系，命之所在，外人外教岂能轻易进入？最大的可能是，范神父弃船上岸后，遇到岛民就比手画脚，夹杂一两个汉语或者粤语单词，艰难地做通岛民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着急地寻找知音，建立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。而立足未稳的客家人，正惘然不知所措呢，神父来了，传播福音，救赎苦难，正是他们所渴望的心灵鸡汤。要不，为什么教堂选址，不在海边以观沧海，不在山上以登高望远，不在城里以哗众取宠，而选在孤岛上的盛唐村侧？这里，我认真察看过，仅是一块平缓的坡地，前无照，后无靠，无山无水无龙脉，不论从风水学的角度，还是从人群聚居、辐射半径来说，都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。理由只有一条，这里全是新入籍的客家人，他们正需要“福音”的抚慰。

教堂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。整个建筑群由教堂、男女修道院、医院、神父楼、育婴堂和学校等组成，是当时全国四大教堂之一。由于“文革”的扫“四旧”，除教堂和钟楼外，其余都已荡然无存。即便如此，在四周低矮民居和林木的衬托下，天主堂仍显高大雄伟，颇有气势。当时还没有钢筋水泥，海陆交通极为困难，建筑材料只能全部取自于岛上。其墙体用砖，是以涠洲的火山石切割打磨而成，所用砂浆则是以涠洲特有的珊瑚石烧制成石灰，拌以沙土和适量红糖、糯米饭等，还有必要的竹木和瓦片，也是本土产物，而非本土之物的钉钉铆铆，一概不用。如此建筑有多么的艰难，不好凭空想象，但总共 2000 平方米左右的建筑，历经 20 年始得建成，其间所耗心力，大可推测一二。教堂的开间和高度，实为当时所罕见。而百多年来，任凭狂风暴雨、雷霆万钧，得以保存完好，可谓一大建筑奇迹。这些，不能完全说是客家人的技术和功劳，但至少，客家人的土楼、围屋，也一样地使用了石灰、沙土、红糖和糯米饭，而欧洲建筑，国内其他建筑，是不大会使用这些材料的。就算范神父再聪明、再天才，也想不到、用不上这些东西，只有客家人，世代承袭，代代相传，这特殊工艺、特殊材料才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

站在高耸的教堂下，会对执着的范神父及其后继者萌生一丝不易淡去的敬畏。他不远万里来



到中国，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孤岛，为的是什么？是否在顽强地推行其宗教殖民及其相应的文化殖民，姑且不论，单就这种执着的宗教精神或者敬业精神，还是令人钦佩的。其所负责承建的教堂，严格按设计要求执行，不得有丝毫的篡改和变通。没有材料，缺乏人才，语言不通，都不是困难，就地取材，就地招工，土法上马，也要建成与欧洲本土无二的教堂，建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先后筹资兴建了医院、育婴堂和学校，虔诚地传播天主“福音”，也实实在在地做点人间“福事”，虚实结合，双管齐下，让百姓真实地感受到了天主之“福”。在后来的悠悠岁月中，有多位传教士为传播“天主”之爱，长眠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小岛上，为宗教事业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血，奉献了宝贵的生命。今天，这座闻名遐迩的天主堂，还继续传播着“天主”福音。只不过，钟楼顶上时不时鸣响的钟声，似已渐渐老去，远不及当年昂扬激越了。好在教堂后面的几棵老树，越百年而益壮，生机勃勃，郁郁葱葱；而盛唐村，已然人丁兴旺，乡邻和睦，其乐亦融融矣。或许，这也是得益于天主之福泽罢。

### (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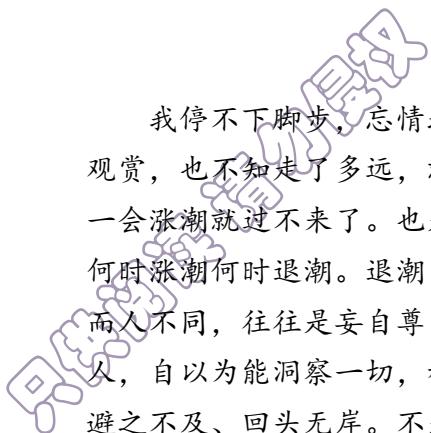
在涠洲岛，最具特色、最具魅力的地方，应该是五彩滩。

五彩滩，也叫芝麻滩。此处的沙滩，不像银滩金滩，或白或黄，颜色较为纯净，而是白沙之中混入黑色细沙，像是铺满一摊的芝麻。

我们到来的时候，早潮已退，晚潮在涨，芝麻滩甚为宽敞。经海水漂洗，一摊的“芝麻”，粒粒清新，颗颗饱满，韵味十足，令人不忍下脚。这“芝麻”从何而来，如何生成？难道，是当年的烈火炼就？可为何火山口、石螺口之海滩，又是那样的洁净，没有半粒“芝麻”？问村民，无以回答；问同行，摇头以对。同一样的火山遗物，却有不一样的沙滩，不得不让人惊叹老天爷造化之奇妙。

从芝麻滩往东走，沙滩渐隐，只见一大片火山岩石，层层叠盖，方棱有角，一梯一级的向大海延伸。百多年来，那时还没有生态环保意识，也还没有旅游概念，村民就在这一带开采石块，建筑房屋，搭建猪舍。海边石滩上，就留下了处处高低不平的采痕。奇的是，这些采痕，多为一方一格，层次分明，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直角几何图形，根本就不像其他采石场，坑坑洼洼，如一片废墟，狼藉不堪。据我观察和了解，村民们开采，也没用什么现代技术和工具，只是就其纹理，以简单的钢钎顺势而为。眼前的石滩，汪汪清水一方连着一方、一洼接着一洼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清澈湛蓝，一碧如镜。间或，还有裸露的海蚀岩，或大或小、形态各异的火山石，壮壮实实，参差巍峨，构成了一幅壮阔而奇异的大海石滩图。无知的人们，无意中对海滩进行了破坏；而这种无意的破坏，又成就了目前的奇异风景。

踩着 10 多万年前生成的石板，跳跃过一方又一方的积水，我激动地往前走。一边是火山岩岸，岩石嵯峨峥嵘，陡峭险峻。而其上，不乏草木青苔，水注滴答，没隔多远，会露出一个岩洞，或深或浅，或宽或窄，苍老而幽远。另一边，则是浩瀚大海：远处，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水，白云朵朵空中飘，海天一色，辽阔无际，旷远得让你会长长地大舒一口气，顿感心胸开阔，畅快无比。近处，点点渔帆在耕波织海，有如渔歌唱晚之景；而身边甚或脚下，微风正推拥着海水，温柔地亲吻着火山岩石，昵舔着伸向海滩的石板，不时飞溅起浪花朵朵，似珠如雪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。



我停不下脚步，忘情地往前走，总觉得前面的景色会更好。岸很长，望不到头。边行走，边观赏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就是不觉得累，一点疲惫也没有。大伙已多次催我，说要赶快往回走，一会涨潮就过不来了。也是的，潮水无情，不可执拗为之。据说，海边的猪是淹不着的，它知道何时涨潮何时退潮。退潮了便到海滩上大觅其食，涨潮了及时撤离，是不会自作珠江之浮猪的。而人不同，往往是妄自尊大，不识潮之涨落，身处险境还浑然无觉、自得其乐呢。总会有那么些人，自以为能洞察一切，稳控一切，不知退避，不识谦让，殊不知大潮铺天盖地汹涌而来，已是避之不及、回头无岸。不是猪比人聪明，而是自然界有其生存法则，猪能识之守之，有人心贪而不能自觉自知矣。

从芝麻滩往回走，心中似有丝丝惆怅。原始的芝麻滩，包括这一片石滩，当初是什么样子，没见过，要寻一两幅老照片也不可得，很可能是大雅大美，美不胜收；但那已是过去式，历史已经回不去了，改造过的自然生态已不可复原了，芝麻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倒也别有韵致。这一切，孰非人为？孰能人为？无意中创造的奇迹，是不可再复制的。芝麻滩的形成是一种巧合，是一种天造地设之美。时代在发展，认识在提升，相信芝麻滩不会再被胡乱开挖了。这就好。

芝麻滩，我还会再来的。

## (八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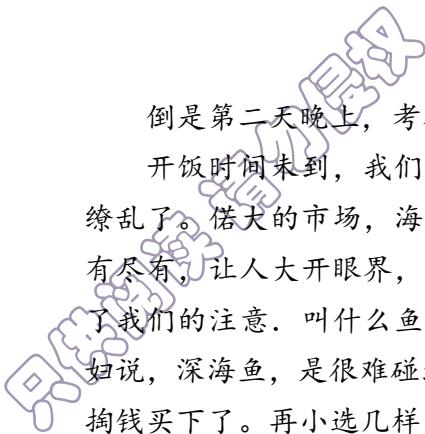
在涠洲岛，特别让人难忘的，是品尝海鲜。

在北海城里，在茶肆酒桌上，一不小心碰到涠洲人，他要是跟你显摆的话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海鲜。“涠洲海鲜，多了去了！”接着他会告诉你，前些年，涠洲的鱼多得可沤肥哩。小孩子在海边抛下钓，准会钓上几条大鲅鱼，沙钻鱼那是一串一串的，没准还能拖上几条大石斑呢。他故意不说“钓”而说“拖”，生动形象不说，那“拖”的动作更加用力费劲，那鱼要“拖”才能上来，可见之大，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我有几位涠洲籍的好友同事，经常说起他们还光腚时候的赶海故事。说台风过后，或者什么风潮过后，沙滩上总会留下一滩的螃蟹、海贝，还有大大小小的鱼。他们一群小屁孩，拿个网兜、竹筐什么的，一丝不挂就跑到海滩上捡。“真多，捡到你不愿捡。回到家里吃饭，闻到鱼腥就想呕，海鲜吃得你倒胃。”一位地方领导给上级汇报说：“那时涠洲真穷，百姓穷得只剩下海鲜了。”话听着令人费解，却是实情。涠洲，物产并不丰富，是大海养活了涠洲，鲜活了涠洲，丰润了涠洲。

涠洲海鲜，不能只讲鲜活，还得讲生猛，叫“生猛海鲜”。什么叫“生猛”？涠洲仔会给你吹，“生猛”就是姑娘18岁，气血两旺，活蹦乱跳，水灵水现，鲜美无比，那是真海鲜。而到了外地，百把千里，离开了本乡本土，离开了特定环境，那就是徐娘半老，还活着，但不再生猛，已是“海产品”，不再是“生猛海鲜”了。如果过了长江黄河，虽有空运快递，也得隔以时日，虽输了氧、镇了冰，那也是80岁老太太顽强地活着，已不再鲜活，只能算是“海味”了。

既然到了涠洲，是不能不一饱口福的。

头天晚上，在餐馆里，我们已干了一场。看到新鲜东西就乱点乱上，反正也不贵，人多热闹，一饱为快。倒也风卷残云，觥筹交错，却没品出什么特别味道来。久居北海，生猛海鲜司空见惯，蒸煮煎炸，白灼，红焖，酸甜，麻辣，无所不尝。寻常之味，不足为奇，根本体会不出涠洲仔说的那种“生猛”味道来。



倒是第二天晚上，考察已经结束，该放松放松了。

开饭时间未到，我们先到海鲜市场去转一转，漫无目的，只是乱逛。进入市场，就有点眼花缭乱了。偌大的市场，海鲜品种多得不可胜数，鱼虾蟹鲎、沙虫海贝、鲍鱼海参、鱿鱼墨鱼，应有尽有，让人大开眼界，目不暇接。也是口福所致，一位渔妇水盆里的一条数斤重的大活鱼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叫什么鱼说不上来，样子很好看，青背白肚，鲜活有劲，符合“生猛”标准。渔妇说，深海鱼，是很难碰到的，很好吃。三说两说，看价钱适中，我们一位美女作家就大方出手，掏钱买下了。再小选几样，我们就兴冲冲拿回饭店加工去。

也许是触景生情，我突然想到，到涠洲，最好还是住“农家乐”，就到这市场，选购了若干自己心仪之物，给农家一点加工费，就尽情品尝去，那应是人生一大美事。当然，也可以亲自掌勺，按你的口味或天才想象力，随心所欲，一显身手，那才过瘾呢。就在农家门前郁郁葱葱的波罗蜜树下，三五好友，把酒临风，看浪翻浪卷，听渔歌唱和，那定是令人乐不思蜀的好时光，

是夜之餐，把我们一行的活动推向了最高潮。这不，灼明先生随口吟了一句：“文人若无酒，日月也无光。”也不知是谁的原创，很对胃口，作家们就激动起来了，纷纷对号入座，以为自己就是“文人”了，不能枉担名头，便开怀畅饮，大吹大擂起来。

我很欣赏三位老作家的三重唱——《游击队之歌》。不听不知道，一听吓一跳。老先生唱起来有板有眼，字正腔圆，和声独唱，合唱轮唱，时而高亢激越，时而低沉雄浑，唱功炉火纯青，精湛老到。一问，原来三位已是多年的老文友、老歌友了，其中两位还是亲兄弟，从读小学开始就有合作，现在都六七十岁了，唱了几十年，难怪合作那么娴熟默契。一位姓葛的老总，在赚钱之余，散文也写得很棒，平时不大言语，老实人一个。几杯酒下肚，把激情燃烧起来了，独演了一段北海（合浦）地方戏《老杨公》，惟妙惟肖，滑稽可爱，令人捧腹，笑声不断。孰料，灼明也是酒入情怀诗兴起，耐不得寂寞，放声朗诵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……”抑扬顿挫，声洪情茂。诗人就是诗人，吟起诗来激情澎湃，一腔热血，昂然有如东坡之问天。几位美女作家早就按捺不住，能歌的一展歌喉，善舞者一展舞技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一曲未终舞又来，歌不停，酒正酣。我抗不住众人的怂恿调唆，也是趁着几分酒胆，自演了一小段，水平如何不好自吹，不说也罢，掌声笑声不少就是了。

大家唱着，吟着，喝着，闹着，笑着，很投入，很忘情，早已不知今夕何夕、今年何年，把一桌的海鲜都给忘了，美女作家买的大鱼，酒家的精烹细作，也没吃出个东西南北来，早已随三杯两盏美酒，化作爽爽朗朗的歌声诗声与笑声，随风潜入夜，洒落大海中。

## （九）

回到住所，已是灯火阑珊。窗外不远处，正是妙趣横生的猪仔岭。这座突兀孤立的小岛，酷似一头大肥猪，身躯丰盈，剽悍粗犷，还有小小的双眼，短短的耳朵，高高的前额，匍匐有样，生动逼真。可惜，一块形似猪嘴的岩石，已訇然塌落，大失当年之风采神韵。与之遥遥相对，我心有不安，酒意未醒，人却难眠。是否因为人来太多太泛滥之故？要不，为什么千年不塌万年不坍，碰巧这个时候才坍塌？看似偶然，却也可疑为涠洲岛不堪重负的一声长叹。再一想，此行还有斜阳岛、“滴水丹屏”等好多地方未到呢，那也都是该去的地方。也罢，留点遗憾吧。一路走来，已看到了亮亮丽丽的涠洲、实实在在的涠洲，十多万年的沧海桑田之变，这里已成人间蓬莱。这

就够了。更何况，大美涠洲，风光无限，岂可一眼而尽收？而明天的涠洲，还会锦上添花，再发新枝。今夜，我就在这里，与海浪共起舞，与海风共吟唱，与海岛共入梦。

在涠洲，我醉了，却不是因为酒。

（作者系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）